

# 玛利亚·奈拉

〔西〕 加尔多斯著 杨明江译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院图书馆

.4

## 玛利亚·奈拉

(西)加尔多斯著

杨明江译

责任编辑：唐荫荪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\*

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35,000 印张：6.25 印数：1—33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93 定价：0.50 元

## 前 言

贝尼托·佩雷斯·加尔多斯(1843——1920)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他与著名的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并称西班牙文学史上“一对孪生的高山”。他的作品被誉为近代西班牙小说的顶峰。

加尔多斯生于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加纳里阿斯群岛的拉斯·巴尔玛斯城。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期间，他就开始为报纸撰稿。一八七一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金泉》，从此步入西班牙文坛，成为继塞万提斯之后为西班牙文学开辟新路的先锋。加尔多斯是西班牙文学家中最多产的作家，他才思敏捷，写作速度惊人，一生创作了七十八部小说，二十四部剧本，此外还有游记、回忆录、政治讲演集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十五种，笔下创造的人物近八千个。

加尔多斯的小说可分为两种：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。他的卷帙浩瀚的历史巨著《民族演义》，反映了一八〇五年——一八七五年间西班牙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共有五辑四十六卷，每卷都是一本独立的小说，每十本为一辑，环绕一个中心人物描写一段史实。《民族演义》以西班牙文学前所未有的宏伟结构，体现了西班牙人民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英雄气概，在西班牙语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在他的社会小说里，最著名的有《裴翡达夫人》、《格萝莉亚》、《莱昂·罗契的家庭》、《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》以及本书《玛丽亚奈拉》等。加尔多斯的作品有三个显著的特点：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，鲜明的反宗教的民主思想，以及热烈地追求科学与进步的精神。在他的创作活动的后期，由于受了社会上令人窒息的空气的压抑，对资产阶级政治感到失望，从而加深了作品中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。

《玛丽亚奈拉》是加尔多斯唯一的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小说，也是作家

本人最为得意的作品。它描写了一个盲少爷和一个孤女的恋爱悲剧。在这种古已有之的爱情题材里，作家以新颖的构思，细腻的笔调，动人的语言，使得这个悲剧故事超凡脱俗，感人至深。加尔多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，塑造了外貌丑陋但心地善良的少女玛丽亚奈拉的形象。这个被社会摒弃于现实之外的孤女，渴望得到爱情的温暖，然而她没能逃脱封建宗教的毒害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的枷锁，终于成为社会的牺牲品。作家在这部作品中通过穷与富、美与丑等矛盾，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，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。

近年来，加尔多斯在文坛上的地位有增无已，国际声誉越来越高。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，有的还搬上了银幕。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，我国读者将有机会从更多的翻译作品中了解这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。

在《玛丽亚奈拉》的翻译过程中，曾经得到了我的先辈及许多朋友的指导与帮助。在它即将问世之时，我把它呈献给我的导师沈石岩等，并向一切曾经和将要向我提供教益的同志致谢。

译者

1982.3.8.

〔西〕加尔多斯著 杨明江译

**玛利亚·奈拉**

## 目 录

第 一 章	迷路的人	(1)
第 二 章	向导引路	(8)
第 三 章	不寻常的对话	(18)
第 四 章	石头之家	(27)
第 五 章	工作——景色——人物	(39)
第 六 章	傻话	(46)
第 七 章	又一些傻话	(54)
第 八 章	依然是傻话	(63)
第 九 章	戈尔夫兄弟	(73)
第 十 章	两个城镇孩子的历史	(86)
第 十 一 章	阿尔特柯瓦的长者	(91)
第 十 二 章	塞利宾博士	(100)
第 十 三 章	在两个箩筐之间	(106)
第 十 四 章	“圣女”出现在奈拉面前	(111)
第 十 五 章	三个人	(120)
第 十 六 章	诺言	(126)
第 十 七 章	藏匿和沉思的姑娘	(131)
第 十 八 章	奈拉决定出走	(140)
第 十 九 章	驯化	(147)
第 二 十 章	新大陆	(161)
第 二 十 一 章	杀人的眼睛	(171)
第 二 十 二 章	再见	(189)

# 第 一 章

## 迷 路 的 人

夕阳西沉了。短暂的黄昏过去之后，随之而来的是静悄悄、黑黝黝的夜晚。睡意朦胧的大地上，最后的一片喧闹声，在夜幕漆黑的胸怀里，渐渐地消声敛迹了。一个赶路人继续往前走着，随着夜色浓度的逐渐加深，他的步履也越来越快。他走的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小道的草地上不时显现出人兽践踏过的痕迹。他毫无倦意地沿着一个山岗向上攀登。山坡上长着一簇簇美丽如画的野樱桃、榭树和橡树（由此可见这是西班牙的北方了）。

这是一个中年人，体魄健壮，身材魁伟，虎背熊腰，神情坚毅果敢，步伐矫健有力，那副粗犷的面孔上，闪烁着灵活而有胆识的目光。虽然他的体态显得略微有点臃肿，动作却十分轻捷；而且（索性一气儿说完吧，尽管这样做有点为时过早）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，他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子汉。他穿的是那种悠然自得的先生们在夏日出游时才穿的服装，头戴一顶小圆

帽，这种帽子由于外形不雅而被称之为“蘑菇帽”。双筒的野外望远镜挂在一条皮带上，那根粗壮结实的拐杖成了他的开路棍，每当路旁的黑莓伸出它那繁枝茂叶上的利爪抓住他的衣服时，他就用拐杖拨开荆棘，继续朝前走去。

他停住脚步，环视着远处的地平线，仿佛有些忐忑不安。毫无疑问，他对自己所走的路线是否准确没有十分的把握。他站在那里，盼望这时候能有一个村民打这儿路过，以便把周围的地形指点给他，使他可以不走一步弯路，很快地到达他的目的地。

“我不会弄错的，”他喃喃自语着，“他们要我踏着水中的石头走过一条河……我正是这样做的。然后就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。果然，在我的身后，就座落着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村镇。由于这所村镇的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令人难忘的泥潭，我就姑且把它叫做泥潭镇吧……于是，从那儿起，我就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……（我喜欢这句话，假若我有一面盾牌的话，我一定只把这句箴言刻写在上面），我一定能够走到索卡特斯那个闻名于世的矿区的。”

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，他又说道：

“我已经迷路了，没错儿，我准是迷路了……特奥多罗·戈尔芬，这就是你那个‘往前，一直往前’的结果。这些乡下人不懂得这句话的涵义，要不然就是他们想存心戏弄你，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索卡特斯矿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。一座庞大的矿区一定会有楼房、烟囱、车水马龙的运货的喧嚣声，高炉的咆哮，马匹的嘶叫，机器的轰鸣，而这一切我却既看不见，也嗅不着，甚至连一点儿动静都听不到……我仿佛置身于一块荒漠之中……多么冷清寂静啊！我要是个信邪的人，恐怕就会以为命中注定我今天晚上要去见女巫了……真是见鬼！这片地



方难道就没有人吗？……再过半小时月亮就该出来了。唉，都怪你这个坏东西，把我引入了歧途！……假如我至少知道自己现在是待在什么地方就好了……不过，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（说到这里，他竭力做出一副把一切危险都置之度外的表情。）  
戈尔芬，你这个曾经走遍世界的人，莫非现在胆怯了吗？……呵，村民们说得有理：往前走，一直往前。宇宙的运动法则在这种时刻是绝不会失效的。”

于是，他便毫无所惧地实施起这个勇敢的法则，又快速行走了一公里。那些山间小路仿佛是在存心欺骗和迷惑他，一会儿纵横交错，一会儿又时隐时现，他只好信步前行，遇路便走，逢弯就拐。

尽管他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拿出了少有的勇气，可是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止步停下。这些幽径曲路最初沿山往上弯绕，后来却又彼此相连，向下延伸，最后索性猛然跌落下来。我们这位旅行者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山坡上，要是他还想继续往下走的话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滚下去。

“多美的地形啊！”他笑着喊道，在自己平和良好的心境里感觉出了一种恼怒。“亲爱的戈尔芬，你现在倒是在哪儿呀？这地方简直象是一座深渊。你往下面看见什么东西了吗？没有，一丁点儿也没有……然而草地已经无影无踪了，地面也换了样。此处的地面，巨石嶙峋，寸草不生，土地全都染上了一层铁锈的色泽……毫无疑问，我已经来到矿区了……但是竟然没有一个活人，没有浓烟滚滚的烟囱，没有喧闹的声响，也没有一辆在远处隆隆作响的火车，甚至连一条嗥嗥吠叫的狗也没有……怎么办呢？这儿有一条折回山上的小路。沿这条路继续走呢，还是退回原路去？……后退！这可太荒唐了！除非我不再成其为

我，否则我一定要在今天晚上赶到索卡特斯矿区，和我亲爱的兄弟拥抱。往前走，一直往前。”

他刚迈出一步，就陷入一块滑溜溜、软绵绵的泥土里。

“地球先生，您就这样作弄我吗？……莫非您是想把我吞进肚里去？倘若那颗懒惰的卫星愿意放射出一点儿光明的话，我和您就可以互相看清对方的面孔啦……可以肯定，从这儿往下去是到不了什么天堂的。这个地方倒很象一个爆发后的火山口……从这个绝妙的深渊走过去，动作一定得小心，得蹑手蹑脚地走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噢！一块石头，真是一个雅座哩，不妨在这儿点起一支香烟，等候月亮升上来吧。”

戈尔芬小心翼翼地坐下来，露出一副安然自若的神态，仿佛他是坐在一条林荫大道旁的木椅上憩息一般。他正准备抽烟，就在此时，他听见了一个声音……确实，一点儿不错，是远处传来的人的声音，一个凄楚的呻吟声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忧郁的歌声，全曲仅有一句歌词，它的最后一个音节拉得很长，而且越来越弱，音乐家们称这种形式为渐弱。歌声最后消失在夜晚的恬静里，人的耳朵是无法听到它的余音所发出的颤动的。

“过去看看，”旅行者喜形于色地说，“有人烟了。这是一位姑娘在唱歌。不错，是女人的声音，一副甜美悦耳的嗓音。我喜欢这个国家的民间音乐。现在停下不唱了……听着，很快就会重新开始的……好了，又响起来了。多么美妙的声音！多么动人的歌曲！简直令人觉得那声音来自大地的深处。戈尔芬先生，你这个世界上最一本正经、最不讲迷信的人，这会儿也觉得自已同风精、水妖、地神、天仙以及一切土产的疯魔打上交道了……不过，假若我的耳朵没有听错的话，那声音是越来越远了……迷人的女歌手走了。喂，姑娘，留步，请你停一停

啊！”

刚才在那昙花一现的短暂时刻，以其令人心旷神怡的音乐让这位迷失路途的男人一饱耳福的声音，渐渐地消逝在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。随着戈尔芬的呼唤，那歌声反倒完完全全地停止了。毫无疑问，一定是那位神秘的地神在用悲伤的恋歌遣散其地下的孤寂哩，而这个男人的喊声陡然打断了她，于是她就逃进了地心深处，那儿珍藏着无数光彩夺目的宝石。

“这种处境可真是妙不可言。”戈尔芬自言自语地说，他觉得自己所能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点燃手中的香烟。“命蹇终有运转时，我看我还是一面抽烟，一面等候为妙。我曾经夸下海口，要独自徒步走到矿区。我的行李可能早就到了，这一点倒是以一种无可争辩的方式证实了‘往前，一直往前’的好处。”

这时吹过来一阵习习的微风，特奥多罗觉得自己听见了遥远的脚步声，这声音就来自面前这座陌生的、想象中的深渊底部。他凝神谛听，很快便断定那儿的确有人在走动。他不禁挺身喊道：

“姑娘，男人，或者随便什么人好了，请问，从这儿可以去索卡特斯矿区吗？”

话未说完，他就听见一条狗的狂吠，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说道：

“乔多，乔多，到这儿来！”

“哎！”旅行者喊了起来，“好朋友，征服一切恶魔的人，或者你想当什么样的好汉都行，请你赶快牵住这条狗吧，我可是个从不伤害别人的人。”

“乔多！乔多！”

戈尔芬看见一条大黑狗朝他逼近；不过，这条狗在他身旁

吠叫了一通以后，就被它的主人喝退了。就在这时，旅行者才看清了那人的模样，那是一个神情呆滞，毫无表情的人，如同一副石雕，同他大约相隔十瓦拉<sup>①</sup>的距离。那儿的地势更加低洼，他正站在一条横穿整个山坡的极不规则的小路上。这条山路和这个人的模样，深深地吸引了戈尔芬的注意力。他仰望长空，面露喜色，慨然喊道：

“感谢上帝！这条鬼路终于出现了。这回我可以知道是在哪儿了。真没料到，这条小路竟然就在我的脚下。不过它说不定是一条大道哩……喂！朋友，您能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在索卡特斯？”

“是这样，先生：虽说我们离居民点还有一段路程，这里已经是矿区了。”

说这话的人，声音显得年轻而悦耳，他那和蔼可亲的语音在空中回响，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的乐于助人的好意。听到对方的回答，博士不禁十分高兴。使他更为欣喜的是，他原先所看到的一派漆黑的空间，此时显露出的一线柔和的光明，天空和大地又重新呈现出来，仿佛以前它们并不存在一般。

“那边已经月色微露了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往下走着，“我好象刚刚脱离了初开的混沌之地一般。现在总算回到现实中来了……好吧，朋友，对于您提供给我的情况以及您还得施惠于我的帮助，我向您致谢……我是黄昏的时候从比利亚莫哈达动身来的。人们让我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。”

“您要去住宅区吗？”神秘的年轻人问道，他对已经走近

<sup>①</sup> 瓦拉，西班牙量度名，一瓦拉约为835毫米。

身边的博士连瞅也不瞅，依然保持着那副凝滞死板的神态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；不过，毫无疑问，我走错了路。”

“这儿并不是矿区的进口处。进口处在拉巴戈内斯通道那一带，那儿有一条路，现在正在修建铁路。从那边您只要走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住宅区了。从这儿走可就费时间了，因为还有相当远的距离，而且道路十分坎坷难行。我们这里是最后一个采矿区，还得穿过几条巷道和隧道，下过阶梯，越过濠沟，爬过山坡，溜下斜路；一句话，我们现在处于索卡特斯的这一端，我们必须走遍整个矿区，到达它的另一端，那边才有车间、高炉、机器、实验室和办公室。”

“幸好我还没有南辕北辙，还不致于无法挽救。”戈尔芬笑着说。

“我很愿意为您带路，因为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。”

戈尔芬把双脚插进泥土，左滑右溜地往下走，最后，他终于踏在那条小路的坚实的土地上了。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要打量一下这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。仔细观察之后，博士便惊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您……”他啜囁着。

“我是个盲人，是的，先生。”年轻人又说，“不过，没有视力，我也能从矿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。我手上的这根棍子使我不至于被绊倒，当奈拉不在的时候，乔多就陪伴着我。奈拉是我的拉撒里略<sup>①</sup>。请您只管随我来，跟着我走好了。”

---

① 拉撒里略即拉撒路的昵称，西班牙用这个名称呼所有的为盲人引路的人。

## 第二章

### 向导引路

“您一生下来就是盲人吗？”戈尔芬颇感兴趣地问道，这种兴趣并不仅仅出自怜悯和同情。

“是的，一生下来就是。”盲人神态自若地回答，“我只能通过思想、触觉和嗅觉来认识世界。我懂得，宇宙间最美妙的那一部分恰恰是我的禁区。我知道其他人的眼睛同我的不一样，他们凭眼睛本身认识事物；我以为这种功能是奇异无比的，我甚至不能理解，人怎么能具有这种了不起的天赋。”

“谁知道呢……”特奥多罗说，“不过，我的朋友，我看到的倒是什么呀？这种令人惊讶的景象究竟是什么？”

旅行者跟在他的向导身旁走了没多远，便惊愕地站住了，眼前呈现的是一片神奇鬼怪的景象。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处洼地，形状犹如一个火山口，土色异常，四壁更加古怪。这个巨形的锅底状深渊，在若明若暗的夜色庇护下，显得格外庞大无

比。在它的边缘以及中心地带，耸立着一些庞然大物：奇形怪状的彪健猛汉和身形颠倒的妖魔鬼怪。它们有的巨蹄向上翘着，硕大无朋的路膊在伸着懒腰，有的则是残肢断腿。这些七零八落的各种形状，就象在空中任意游荡的朵朵浮云，只不过他们是安祥的，静止的，僵硬的。这些形象的颜色有如木乃伊，土灰色中微微发红；那种种姿势，仿佛是被死神吓得张口结舌时做出的疯狂的举动。放眼望去，又象是一群巨形魔鬼在一起纵酒狂饮；它们的丑陋无比的巨掌和畸形脑袋作出的各种戏谑的姿势，象是雕刻出来的各种丑态，显得凝滞而僵死。笼罩着这个所谓的火山口的气氛，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。它使人感到，仿佛有成千上万种声响和狂噪也都在很多世纪以前化成了石头。

“好朋友，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？”戈尔芬问道，“这简直是一场噩梦。”

“这个矿区叫做特里夫莱<sup>①</sup>，”盲人回答他，对于这位旅伴所表现的惊愕无动于衷。“这儿一直是采矿点，直到两年以前矿藏被开采完时为止。现在开采工作在另一个更高的地方进行。使您大为惊奇的不过是一堆石块，人们管它们叫做白垩，这是采完矿以后遗留下来的一种硬化了的含铁粘土。据说这种东西十分壮观，尤其在月光之下，更显得气象万千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是无法领略的。”

“确实，一派令人吃惊的景象。”这位异乡人不再欣赏下去，“然而对于我来说，这种奇异的景色与其说让我心旷神怡，

---

① 特里夫莱即“恐怖”的意思。

倒不如说更让我胆战心惊，因为一看见它们，就使我患了神经痛的毛病。您知道我的感觉吗？我仿佛在一个得了剧烈的偏头疼的大脑里面遨游一般。这些造型如同令人感到剧烈头疼的怪物，同那些恐怖阴森的形体和帷幕互相搅混在一起，使人头昏发热。”

“乔多，乔多，到这儿来，”盲人说道，“先生，现在您要多加小心，我们就要走进一条坑道了。”

果然如此，戈尔芬看见盲人用棍子拄着地，朝一扇狭窄的小门走去，那扇小门的门框是三根粗壮的橡木做成的。

那条狗一面嗅着黑森森的洞窟，一面领头钻了进去。盲人以那种永远生活在无休无止的黑暗里的人所具有的勇敢精神，也随后走了进去。特奥多罗跟在他后面，对这种颇不舒适的地下远足，他不由得流露出某种本能的厌恶。

“真是够惊人的，”他观察着四周说，“您居然能从这个地方出出进进，而且畅通无阻。”

“我就是在这些地方长大的，”年轻人回答说，“我就象熟悉自己的家一样熟悉这一带。这儿很冷，如果您有衣服的话，请多穿一点。我们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去了。”

他伸出右手，摸索着用一些垂直的橡木组成的墙壁向前行走。然后他说：

“请您留神，不要被地上的轨道绊倒。上面这一片开采的矿石就是从这儿拖出去的。您感到冷吗？”

“好朋友，请您说说看，”博士兴致勃勃地询问他，“您敢肯定我们没有被大地吞噬吗？这条坑道是一条食管，我们就象可怜巴巴的小虫子，落在了一个巨大的食虫动物的胃里。年轻人，您常在这些有趣的地方溜达吗？”



“我随时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溜达，我极其喜欢这样做。我们已经走到最干燥的那段路上了。这是些纯净的砂土……现在又走到石头地上了……在这里有渗漏的硫磺水；这儿有土层，里面可以捡到贝壳状的石头……您还会看到青石岩层：这个叫做片岩……您听见蟾蜍在怎样唱歌吗？我们离出口不远啦。这些懒东西每天夜晚都在洞口那儿呆着。我熟悉这种小动物：它有一副嘶哑而聒噪的嗓音。”

“谁？是蟾蜍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们已经快到尽头了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：我看见那边似乎有只眼睛在望着我们。这是另一端出口的亮光。”

当他们走出坑道时，使博士的感官受到刺激的第一样东西，便是他先前听到过的忧郁的歌声。盲人也听见了这歌声；他猝然转过身，喜悦而自豪地微笑着：

“您听见她的声音了吗？”

“先前我就听见过这歌声，真使我欣喜欲狂。唱歌的人是谁呢？”

盲人没有回答，而是站住脚，挺胸扩肺，迎着风尽力喊道：

“奈拉！……奈拉！”

响亮的回音，有远有近，在空中回荡，全都重复着这个名字。盲人把手放在嘴边作喇叭筒状，高声嚷着：

“你不要过来，我到你那边去。你在铁厂等着我……在铁厂！”

然后，他转向博士，告诉他：

“奈拉是陪伴我的一个姑娘，是我的拉撒里略。天黑时我们俩一块儿从大草原回来的……天气稍有凉意。由于我的父亲